

龙首山下，有一座金川国家矿山公园

□ 张新元

在河西走廊东段那片苍茫辽阔的群山之间，龙首山如一条静卧的巨龙，横卧在甘肃与内蒙古的交界地带。这山脉之名，正源于其主峰形似昂然龙头的独特意象——那“龙头”似昂首欲啸，却又始终保持着沉稳的姿态，千百年来，既以雄浑磅礴的山势为丝路古道筑起一道天然屏障，守护着过往商队的驼铃与足迹，更因腹中藏着一座堪称“行走的元素周期表”的地下宝藏库，而在海内外声名远扬。

地壳深处，镍、铜、钴等金属矿脉如脉络般蜿蜒，铂、钯等稀有金属伴生其间，每一寸矿石都是地球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，在板块碰撞的褶皱里、岩浆涌动的炽热中，悄然沉淀的慷慨馈赠，仿佛是大地特意在这片土地埋下的惊喜。

算起来，我在金昌已驻足四十载。这四十个春秋里，这座城市的山高水长早已刻进记忆——龙首山的晨曦如何染亮山脊，金川河的流水怎样滋养两岸；这四十载光阴中，人情物态也慢慢渗进了肌骨经脉——街头老面馆氤氲的热气，邻里递来的一捧刚摘的沙枣，就连风掠过戈壁时的声响，都成了熟悉的韵律。初秋时节，天朗气清，风里带着几分干爽的凉意，我又一

次生出登上孔雀岭的念头，想去寻访那把能打开祖国镍都秘密的“金钥匙”。

那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东边的天际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鱼肚白，我陪同几位从外地来的好友，一同驱车出发。车子从金昌市人民文化广场缓缓驶出，广场上晨练的人们已舒展了筋骨，太极的招式伴着晨光悠悠起落。沿着新华路一路前行，两侧的行道树在风里摇着叶片，偶有早起的摊贩支起了小摊，传来几声清脆的吆喝。

行至金川路，行人渐渐多了，路边的商铺陆续掀开了门帘，城市正随着车轮的滚动慢慢苏醒。再向南行驶八公里，视野里的建筑渐渐稀疏，戈壁的轮廓隐约浮现，我们便到了金川国家矿山公园的“天梯口”——那便是攀登的起点。

站在山下仰望，朵朵白云游弋于隐隐山峦间，层层翠林铺展至天际，尽是天地间的开阔大观，俯身细听，野鸟啾啾啼鸣入耳，风过处更有果香沁人心脾，顿觉天高地迥，心旷神怡。

一路上边走边看，这自然的灵秀，总让人想起那些能将“灵动”具象化的事物——比如矿石，而孔雀石定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。它那抹介于青

绿与湛蓝之间的色泽，像极了凝固的孔雀尾羽，在光线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；既有岩石的坚硬质感，又藏着生命的鲜活气息，仿佛是大地用亿万年时光，精心雕琢出的青碧精灵。金川的硫化镍矿晶体便是这般模样，它们或呈放射状，或为葡萄状，表面布满细密纹理，如凝固的浪涛，又似绽放的花瓣，这正是地质学里的“孔雀石”。

这般奇妙的矿石，背后还有不少故事。随行的朋友老罗是地质工作者，他笑着补充：“早在我国商周时期，孔雀石就常与绿松石一同被制成礼器；清华大学设计矿山公园时，还特意把空中花园的主景区定名‘孔雀岭’呢！”我们听着深以为然，便信步向孔雀岭走去。

登临孔雀岭极目而望，这片山岭格外耐人寻味：它藏着矿山的硬核记忆，又晕染着自然的灵动诗意，像一只涅槃的孔雀，以羽翼舒展的姿态，诉说着从“地矿奇遇”到“生态明珠”的嬗变。拾级而上，脚下石阶带着粗粝质感——那是矿山岩石破碎后重生的模样；沿途观景台边，裸露的矿岩断面层理间，还能辨认出当年开采的痕迹，深褐色岩石上，风雨刻下的沟壑如同矿山的年轮。



蒸汽机车



公园一角

移步换景间，孔雀岭的另一侧又是另一番景象：层叠的绿植铺展开来，柠条的金黄、沙棘的殷红与松柏的墨绿交织成画，风过时，山楂枝叶簌簌作响，仿佛在轻语着这片土地的新生。

站在孔雀岭的制高点，风拂过耳畔时，老罗指着远近景致说起了过往：“金川最早在冶金部登记的代号是886。龙首山海拔3616米，矿井最深处却低于海拔1000米，而咱们脚下的孔雀岭，恰巧在这‘空中’地带——春有苜蓿紫，夏有野菊黄，到了金秋，整座山岭真如孔雀展翅般绚烂。”

他的话像一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伫立在岭上，耳边仿佛传来60多年前那声震惊中外的“惊天一爆”，往事如黑白胶片般“哗啦啦”在眼前闪过。那一切的起点，是1958年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在白家嘴子村的发现——一块晶莹剔透的孔雀石，里头藏着丰富的铜和镍。这发现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戈壁，此后无数建设者怀着满腔热血奔赴而来，一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就此铺开。他们踩着砾石、顶着风沙搭起简易工棚，白天在烈日下勘探钻孔，手指磨出厚茧仍紧攥仪器；夜里围着煤油灯核对数据，冻得搓手哈气仍一笔笔标注岩层细节。就在这黄沙与星光间接力，铁锹与图纸交替间，硬是在荒芜里凿出了矿道的雏形，让地下沉睡的镍矿，渐渐有了苏醒的声响。

如今再站在这里，已是另一番模

样。孔雀岭上微风习习，徜徉在山间野芳的清芬中，眼底尽是生机。曾经的矿坑底部，已改造成镜面般的人工湖，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坑壁的绿植，恍若戈壁中嵌着一块蓝宝石。过去的矿渣堆场被重新规划，混合当地土壤改良后，种上了波斯菊、苜蓿等花草，每到夏季，五颜六色的花海从坑底蔓延至坡顶，与远处的龙首山相映成趣。工业元素的巧妙融入，让这片土地既有过往的厚重，又有当下的鲜活，更添了几分独特气质。

漫步金川国家矿山公园，如同走进了一幅工业遗产、地质遗迹与自然生态修复交融的奇幻画卷。沿着花溪满地、小桥映荷的幽静盘山小道前行，穿过一处围栏，一座宛如“人造峡谷”的露天矿坑骤然横亘眼前——岩壁层次分明，藏着不同地质年代的印记，矿石在阳光下泛着斑斓色泽；不远处，曾在金川矿井服役的老矿车、大挖机和巨无霸铲斗静静矗立，斑驳锈迹如青铜器般，诉说着镍都过往的荣光。断层与褶皱勾勒出独特地貌，藏在其中的矿石标本闪烁着金属光泽，俨然大自然的艺术品；而曾经荒芜的矿区，如今已被绿草、林木覆盖，与矿山景观形成鲜明对比，透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暖意。

傍晚的山林里，清风拂来，杜鹃、灰鸽、布谷鸟等倦鸟陆续归林。坐在石阶上抬眼望，镍都的天空璀璨夺目——星星像红宝石、绿宝石、玛瑙

石般缀在夜幕上，与山下星星点点的灯光相映，织就山城最美的夜空。月亮渐渐升高，与孔雀岭的地平线形成75度夹角，如黛山林笼罩着暮霭，似玉月光洒下的清辉里，仿佛透着这座城关于美景、美味的一丝丝“甜”。

我们从最高处的“龙之塔”缓缓走到“双拥林”时，孔雀岭下的“龙坪”上已聚集了熙熙攘攘的人。晚上9点整的钟声一落，孔雀岭瞬间化身为光与影交织的梦幻海洋——一场震撼人心的金川镍都灯光秀，就此璀璨上演。激昂的音乐随即奏响，矿山公园标志性建筑“龙首魂”主碑成了天然幕布，五彩斑斓的光线在碑体上灵动跳跃，为“龙首魂”注入新的生命，让它成了这场光影盛宴的主角。

站在人群中，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：柔和的灯光勾勒出孔雀石独特美丽的纹理，如梦如幻；群舞演员身着绚丽服饰穿梭其间，一道道光线随舞姿流转，像极了远古时期祁连山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。整个矿山公园被绚丽灯光笼罩，五彩光束直冲夜空，与天上星光相互辉映，美轮美奂。

下山时，晚风裹着山楂树的酸甜香气飘来。途经孔雀岭下的草坪，回望远处，“金川路”“上海路”“北京路”灯火阑珊，孔雀岭的轮廓在夜色里像块巨大的墨玉，坑沿的LED灯带勾勒出柔和曲线，让人不由得久久回味：工业遗迹的厚重与自然景观的鲜活，原来能这般和谐共生。



金川国家矿山公园（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）

金昌：泉沟秋韵别样美

□ 翟雄

秋风掠过戈壁，我们驱车前往泉沟。车窗外的景致像不停翻页的画册，旷野的风带着沙砾与草木的气息扑进来，远处龙首山的轮廓在天际线缓缓起伏，真如一条沉眠的巨龙，脊背藏在薄云里。忽然见山脚下有抹隐约的绿线在蜿蜒——那便是泉沟了，戈壁深处藏了数万年的秘境，竟以这样温柔的模样闯进眼里。

这处秘境藏在金昌市金川区北部，依偎在龙首山的臂弯里，离市区不过30公里，如同是被时光隔出的世外桃源。

随着车子深入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独特的地貌。这里地质条件复杂多变，土质疏松，许多地方因长期遭受风雨侵蚀，山体呈现出斑驳之态，然而，这也造就了它的独特。两侧戈壁荒漠的景象愈发壮阔。连绵起伏的沙丘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金黄的光，看似荒芜，却有着一一种原始而粗犷的美。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荒原，顽强的生命却随处可见。耐旱的骆驼刺在风沙中扎根，纤细的枝叶奋力向天空伸展；梭梭草一排排挺立，宛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家园。它们展现出的坚韧和毅力，让人们在这片土地多了几分敬畏。

当我们抵达泉沟时，仿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之前单调的灰白黄色瞬间被五彩斑斓取代。从星星点点的绿意，到大片蔓延的植被，生命的气息随处可感。泉沟的色彩，融合了河

西走廊的独特韵味，红褐的山体在阳光轻抚下，如燃烧的火焰；泉水在绿树青草间钻来钻去，波光粼粼，宛如大地的眼眸。

走进泉沟，远古植物化石安静地躺在岩石中，记录着地球和环境的变迁。触摸一下，仿佛能感受到远古时代的脉搏，那是生命演化的奇迹。穿梭在原始植被湿地，清泉在脚下流淌，凉意顿生。芦苇荡随风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在低语；芨芨草身姿挺拔，在微风中始终保持着昂扬姿态。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味道。

在泉沟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片繁茂的植被。东西走向约三四公里、南北不过1公里的这片区域，因有泉水的滋养，成了植物的乐园。沙枣树、白杨树、槐树在这儿扎了根，野枸杞、芨芨草、白刺、蓬草、冰草、骆驼草等也随处可见。

其中最惹眼的是沙枣树，跟市区、城郊的比起来，这儿的沙枣树透着股野劲儿——树冠又高又粗，造型也随性得很。它们像顺着风向和沙尘的性子长，枝条毫无顾忌地往四周伸，看着就精力旺盛。夏秋扛得住高温干旱，冬春耐得住严寒狂风，硬是在戈壁里扎下了深根。同行的向导说，这儿最大的沙枣树，树龄至少有七八十年了。

此时恰逢秋季，沙枣树上挂满了红白相间的果子，沉甸甸坠在枝头。我弯腰捡了几颗，擦去表皮灰尘，见它

们又大又亮又瓷实，丢一颗进嘴里嚼了嚼，顿时满嘴清香，那股甜丝丝的味儿，像把秋日的暖意揉进了味蕾里。

“这可是戈壁里的珍宝。”向导在一旁笑着说。除了沙枣，泉沟里最常见的便是白刺。灰白色的尖刺直挺挺立着，看着就让人不敢轻易碰。但这植物性子韧得很，耐旱、喜盐碱，不管是严寒、狂风还是高温、贫瘠土地，都能扛得住。说话间，几只跳鼠从白刺丛里窜过，抖落了尖刺上挂着的小水珠。

“这植物当地人叫‘酸胖’，骆驼最爱吃。”向导话音刚落，远处山坡上忽然晃过一片棕色——竟是一群骆驼正慢慢移动着，成了这戈壁秘境里又一

抹鲜活的景致。

三四十头骆驼挤在缓坡上。头驼高昂着脖颈，驼峰像两座小山，褐色的皮毛在阳光下泛着光泽，警惕地盯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。坡下还有几头小骆驼，正站在母驼腹下小口吃奶，母驼就那样立着，连尾巴都没扫一下，只垂眼守着，画面软得让人舍不得出声。这一幕忽然让我想起一句话：骆驼是这片土地的旁观者，也是见证者。它们踏过戈壁的风沙，见过岁月的流转，或许真的比谁都懂，这土地深处藏着的秘密。

继续往前走，脚下的碎石子发出轻微的摩擦声，没走多远，一阵淅淅沥沥的水声便顺着风飘了过来——不是哗



泉沟 马龙国